

吴然 / 著

雪山、牦牛、
草原、青稞架、
纳帕海、碧塔海，
神奇的香格里拉，
遍地是跳跃的
明亮的快乐的阳光。

吴然经典美文

我们去 香格里拉



我们去香格里拉



吴然 /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杭州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骑马上鸡山	001	滇南之春	087
我们去香格里拉	017	多依河	090
从中甸去德钦	033	蒙自印象	095
德钦之夜	043	燕子洞与汽锅鸡	100
沿着怒江的激流	047	石屏豆腐	103
独龙江之旅	062	掉进了异龙湖	106
摩梭人家	078	石林歌声	111
风吹豆豉(外一篇)	083	西双版纳奇遇	117



马岭峡谷漂流记	122	梦幻九寨沟	184
漫游黔东南	128	山城灯火	205
苗岭的春天	136		
花溪	141	后记	215
黄果树瀑布	147	附录	219
峨眉三题	151		
过三苏祠	169		
都江堰的水声	177		

骑马上鸡山

好大的鸡爪子

旅行有时得带一点探险的味儿，冒险的味儿，才叫够味儿。比如上鸡山吧，要是不骑马，不走夜路，那就会缺少许多乐趣和感受，更没有什么惊险可言了。

鸡山在什么地方？在洱海以东的宾川县。宾川是个低凹的平坝，比洱海还低，热得很，出很甜的西瓜。前些年打穿一个山洞，把洱海水哗哗哗引过来种庄稼，洱海里的鱼趁机旅游，跑到宾川坝子来了。鸡山站在县城的西北边，隔着洱海与苍山互致仰慕之情。鸡山比苍山矮得多。但是，这一点



也不影响鸡山的形象。鸡山就是鸡山。

鸡山又叫鸡足山，说是它的山形像大公鸡的爪子。那么这真是天地间第一大鸡爪了！这大鸡爪东西长7公里，南北宽6公里，最高的地方叫“金顶”，有3248米！谁见过这么大的鸡爪？除非是仙人。对了，肯定是仙人。他站在高高的云端往下一看：“哇！好大的鸡爪子！”这么一叫，“鸡足山”就有名了。古人不是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吗？单凭这一点，苍山也不能小看它了。况且鸡足山的确是一座佛教名山，几百年前，它就和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这些名山一样有名了。因此，连孙中山先生都为它题词“饮光俨然”，徐悲鸿也为它写字画画。在那些缠绕着藤蔓、长着苍绿色青苔的大树间，在那些被暴雨飞瀑洗得发亮的岩石间，掩藏着许许多多庙宇禅院，这又应了大家都熟悉的“深山藏古寺”这句古诗。从古寺古庙里升起的青烟紫气，裹着断断续续的钟声、磬声、木鱼声、和尚念经的嗡嗡声，以及鸟声、虫声、树叶的沙沙声、流水的淙淙声、飞瀑的轰轰声……缭绕绕的，和树梢的、深谷的、岩石缝里的云雾搅缠在一起，翻腾在一起，笼罩了鸡足山，笼罩出让你左顾右盼都有一点点害怕的那种神秘。听说过吗？据说在这里当过住持的虚云大师，活到一百二十岁呢！你说神不神？而在那些湿润的、会突然爆出一声断枝脆响的、深绿又深沉的树林里，有麂子、穿山甲、刺猬、岩羊，还有松鸡、念佛鸟、鸚



鹇、烧香雀、灵鹫，你信不信，还有野猪、豹子和老熊呢！这样的地方当然要去玩玩，而且一定要骑马！

起初居然不想骑马

可是起初我们居然不想骑马，真是的！

汽车可以一直开到鸡山脚下。高耸的石牌坊山门前，一大片麻石场地上，热热闹闹地摆着卖香烛、卖木雕石雕、卖铜器瓷器陶器，卖各种文玩、刺绣、扎染的摊摊，摆着卖豌豆粉、凉粉、凉米线的摊摊，摆着卖蚕豆、瓜子、葵花子，卖烧洋芋、烧苞谷，卖梨、卖桃、卖西瓜的摊摊。人们忙忙乱乱地在这些摊摊前穿过来穿过去，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只是很少有人掏钱来满足这种好奇和兴奋。

阳光把一群备好鞍鞴的马匹赶到左边的空地上。游客才钻出汽车，马主人就牵着马拥了过来，招呼大家骑马上山。那马鞍上披着大红的或是绘织了图案的毯子，很是气派，所谓“人靠衣装马靠鞍”，这就是了。许多马的头饰也很漂亮。最华丽的，头戴红缨，顶一簇火红的牦牛尾巴，脖子上挂一颗大响铃，花笼套正中镶一面小圆镜，说是“照妖镜”，保平安的。有的装扮蛮有趣，玻璃串珠不是像项链一样挂在马脖子上，而是穿在马套头上，脑门心再扎个大红绣球。有的马，



脖子上挂的是一串小小的铜铃，数一数，一共有 18 颗，马头一晃，声音碎碎地响。一些游客在和马主人讨价还价：“15 块！”“8 块！”“14 块！”“8 块！”乱哄哄的嘈杂，把本来就闷热的腥臊的空气，搅得更稠更热更腥臊了。只有马是安静的。它们嚼着草料，打着响鼻，撒尿的撒尿，拉屎的拉屎。尿蚊子、粪苍蝇一蓬一蓬地飞起来，马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骑上马的小孩和女人，一片夸张的惊叫。等不少人都笑呵呵地骑上了马背，这广告就真做活了。我也上前和一个赶马汉子讲价，老乔冲过来，不容分说拽了我就走。说骑什么马，平坦坦的路，正好散步。我把老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忍不住笑了，原来他老兄穿了一双新登山鞋，不爬山走路岂不有点冤枉？于是眯着眼睛说：“好好，陪你的新登山鞋走上一段。”老乔给了我一拳。

在鸡山骑马，不像在城里乘公交车，“无人售票，上车一元”，而是一段一段地讲价钱，比如第一站到祝圣寺，5 公里路程，一般就是两块钱一公里。不过也不能完全照此类推。从山门到祝圣寺，路不难走，只有一点缓坡，况且刚上路，马匹有的是力气和精神，又是头桩生意，七块八块也就谈成了。据说从祝圣寺开始，路就陡起来，马价也就随之攀升，你再按两块钱一公里，脾气怪的赶马人准会吼起来：“你舍不得钱，我还舍不得马呢！”这都是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的。陪着老乔的登山鞋，我们上路的时候，几个没有揽到生意的



赶马人，也牵了马，和我们走在一起，给这段路添了许多热闹。开始我们有点过意不去，劝他们不要跟着我们，反正我们是下决心走路了。他们说，没事，马吃饱了也得遛遛。一个叫杨涛的小伙子，还硬把老乔的挎包拿去挂在马鞍子上，说马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和赶马人聊起来。问鸡足山有多少寺庙，在金顶看日出要几点钟起床；又听他们讲“眼泪泉”的传说，讲“空心树”的传说。我问杨涛：“有老狗熊吗？”杨涛说：“有呀！”接着给我们讲狗熊最憨，你去捉它的时候，双手套上竹筒，它抓住竹筒以为抓住了你，仰着头哈哈大笑。你抽出手，朝它的心窝一刀刺去，它笑着笑着，“咚”的一声，像树筒子一样就倒下了……我问：“我们会不会遇到狗熊？”杨涛竟然像老狗熊一样哈哈大笑，笑得马都惊起来：“狗熊怕嗅人的气味，早就逃跑了。”大家闷闷地走了一会儿，又东一句西一句地讲起来，到祝圣寺的时候，遇上了一场大雨。

老乔掉到马肚子底下去了

这真是一场奇妙的大雨，带着夏天的阳光，一片哗响而来，又驾着山风飘飞远去。到处雨光闪闪，被太阳晒得有点慵懒的树呀，花呀，草呀，让雨点一敲打都兴奋起来，互相挤眉弄眼，说说笑笑，又明亮，又热闹。饱满的水珠，故意



落在我们的脸上，脖子上，分享我们快乐的叫喊。雨后的祝圣寺，更有一种新鲜的辉煌。敬香台的香火浸染了雨气，弥漫着寺庙里特有的浓香。

祝圣寺原名迎祥寺，创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数百年后的1905年，虚云和尚入住时，多处已经倾圮，他发愿扩建禅寺。次年，虚云和尚进京入宫领《龙藏经》，并得到紫袈裟、铜钵、玉印、锡杖等赐物。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他特意绕道去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讲经说法。在曼谷的一次法会上，他打坐九天九夜，全城轰动，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纷纷捐资赠物。1909年，虚云和尚用300匹马把筹集到的钱财驮运回来。据说为向慈禧太后祝寿，新建寺庙改名“祝圣寺”。可惜慈禧老佛爷恐怕还没有听完祝寿词就死掉了。

我们在寺庙里转了一圈，找个小亭子坐下来喝茶。不远处的树下、路旁，赶马人和马匹在不停地走动，招揽游客。下雨的时候，赶马人都忙着先给马匹遮盖塑料布，马为他们挣钱，马也是他们的伙伴。这场雨给了他们机会，许多游客都选择了骑马。我看见杨涛东张西望的，在寻找什么。当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他叫了起来：“哎——”像见了老朋友似的，兴奋得直挥手。我有一种感动，觉得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温情，这种温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但是你感觉得到，它渗入到你的心里，在你的心里激起可爱的温柔的微笑。和他，这个赶马的小伙子，其实我还不认识，只是



和他走了一段路，听他讲了一些鸡足山和狗熊的故事。但直觉告诉我，这个小伙子是朴实的，不坏。他知道我们不是有钱人，也知道我们不是那种舍不得花钱的人。他知道我们只是想在空气这样干净的山道上走走，他就陪着我们走，而且还让他的马驮着老乔的挎包，说实在的，我很感动。下雨的时候，我们各自忙着躲雨，走散了。现在，我们的目光又碰在一起了，他兴奋地喊我，向我挥手。我也站起来回应他，向他挥手。他牵着马过来，希望我骑他的马。我看看老乔，老乔正在心疼他的爬山鞋，因为下雨，沾了一鞋的红泥巴。我趁机鼓动他骑马，他犹犹豫豫很不愿意，最后还是同意了。于是一行人都骑马，一下子来了七八匹马，成了一个小小的马队。

我自然是骑杨涛的马。这是一匹枣红马，安静地吃着草料，抬头看了我一眼，“扑吐”一个响鼻对我表示欢迎。我庆幸我找到了一匹温顺的乖马。可是老乔却一个骨碌掉到马肚子底下去了！老乔挑的是一匹黑马，很漂亮，手一触及那光滑浑圆的背脊，停在背脊上的阳光就颤动起来。赶马的是个脸红红的姑娘，低垂着睫毛，站在黑马旁边。老乔非常满意，还没等姑娘检查鞍具，他老兄就急着上马。谁知马兜带没勒紧，老乔手扶马鞍脚踩马镫，一用力，那马鞍就滑下马背，老乔毫无准备，顺势一滚就到了马肚子下面。姑娘赶紧去扶他，他只顾骂我偏要叫他骑马，一屁股红泥巴早已暴露



无遗。一个赶马汉子来帮姑娘弄好鞍子，在大伙又笑又叫中，老乔重新上马，一路把我攻击得一塌糊涂，直到后来我也闹了一出惊险的“跑马遛遛”，才算扯平。

夜上金顶寺

从祝圣寺到慧灯庵，有几段路的确惊险，窄窄的山路紧贴崖壁，旁边就是望不到底的溪涧。对面的山崖上，飞瀑像天上射下来的阳光，迸散化作雨雾虹彩，一团一团地填满溪谷。在这些路段，赶马人都小小心心地牵着马，生怕有个闪失。胆小的人开始害怕，不敢讲话说笑，有几位干脆要求下马，不敢骑了。此刻，老乔倒表现出一种大将风度，在马上优哉游哉地东张西望，饱览风景。到了慧灯庵，在一棵紫薇花树下喝茶的时候，他大概还从茶味里品到了骑马的滋味，问我上金顶还骑不骑马。不等我回答，来续水的一位小师傅笑了，说上金顶的路太陡，怕是要捆在马背上才上得去。“骑不成马啦？”看着老乔颇为惋惜的神情，我断定他对骑马已经“笑纳”了。

在慧灯庵吃的是鸡足山有名的“僧人素餐”，其中有特产冷菌，有三百多年前被徐霞客赞不绝口的黄黍糕，有僧尼师傅最拿手的罗汉菜。走出禅院时，但见松风扶摇，暮色飞动，



一种雄阔壮丽的大美，使我们震撼不已。是留宿慧灯庵，还是坐缆车直上金顶第二天一早看日出？我们一行人中爆出两种意见。争来论去，最后达成共识：上金顶。可是老乔又要起娃娃脾气来，坚决不坐缆车，而要“走”上去。这有点异想天开。但老乔固执地认为是最佳选择，而且拿出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电筒，作为夜行的不可动摇的理由。争论和劝告都没有意义。既然老乔陪我骑过马，我就陪他夜上金顶吧。爬山包之类全部交给了坐缆车的同伴，我和老乔各自找了根结实的棍子，手握电筒，神秘兮兮地走上了攀登金顶的小路。

其实，老乔的选择也有道理。特别是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去的时候，在大树、岩石间悠缓地拾级而上，的确难得。树林里，山道上，清极，静极。松针和麻栎树叶落在润滑的显出花纹的石级上。一阵一阵的树脂和草花的香味，侵袭过来，侵袭过来，像山林愉快的呼吸，像树木花草之间在互致晚安，又像是对我和老乔表示欢迎，单独给我们一种特殊的礼遇。晚归的鸟儿扇着黑色的翅膀，急急地飞过。贪玩的小松鼠，在慌忙回家时和我们邂逅，老乔一跺脚，它“吱”的一声，转身上路了。路边一棵大树。伟拔的大树，坚定不移地比肩而立，让人肃然起敬，思绪万千。我和老乔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木棍“空空空”地敲着石径。可是不一会儿黑夜就来了，紧张与恐惧代替了短暂的惬意。

也许就是在小松鼠消失的时候吧，夜色也顺着大树小树



的树干生长起来，生长的速度之快，简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大概不到五分钟，我和老乔就看不清彼此吃惊的样子了。山林里的所有亮光，都钻出树梢，升上夜空，去遥远的天际和星星相会。山林的夜黑得这样快，也黑得这样厉害！一下子掉进了无边的黑暗里，我们所熟悉、所热爱的那些美丽的色彩消失了，被黑暗与黑色吞没了。所有的色彩都失去了意义。在黑暗的包围中，我和老乔先是站住，随后几乎是同时拿出电筒。电筒的光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朝树林里一扫，无情地打扰了刚刚入睡的鸟儿，吱吱嘎嘎的惊叫声里，夹杂着扑扇而起的声音和树枝折断的鸣响。老乔说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金顶，要节省电池，他建议两人并行，用一支电筒照路。老乔毕竟老谋深算，就照他的主意办，由他打电筒，我们走得小心谨慎。不知道老乔怎么样，我可是有点心虚了。这显然很可耻。可是我分明觉得，越在黑的地方，越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越能看清自己。我原来是那么胆小的。四周黑得很浓，很厚。我们像走在浓黑的、稠稠的水里。似乎有许多声音，怪怪的，像风声，像哭声，像笑声，像流水声，有时粗暴，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尖厉，有时像人咳嗽，像人喘气。再一听，又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我和老乔的脚步声，只有木棍敲击在石头上的空洞的声音，这声音很响，像是我们故意敲响了为自己壮胆。我还是有些害怕，害怕野兽，害怕魔鬼。虽然杨涛说老狗熊早就跑掉了，可那是白天呀，说



不定到夜里它又跑回来了，就像人回自己的家一样，它又回来了。退一万步说，狗熊没有了，狼总还会有吧，蛇总还会有吧？书上说野兽怕火光，怕灯光，这是书上说的，我们又没有证实过，说不定灯光反倒“引狼而来”呢。好吧，就算野兽害怕灯光，可是我们的灯光在深黑的夜里是那么微弱，那么可怜，野兽才不怕呢。你听，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走动，在爬动。我神经紧张得不得了。左看看，右看看，什么也看不见。心想这林子里，山洞里，会不会有鬼怪？脑子里一下子跑出些鬼故事里的鬼怪来，吊死鬼、红发鬼、无头鬼……还有武侠书里的魔怪，还有《神曲》里的外国妖怪，所有的妖魔鬼怪，似乎都在黑暗的林子里穿来穿去。远远的，好像有点点黄绿的亮光在闪动，不知是不是寺庙里的烛光？寺庙里的菩萨，夜里会不会出来巡行，互相拜访？会不会出来捉妖除恶，保护善良？我在心里默默地念起“阿弥陀佛”来。突然老乔“哎呀”一声怪叫，惊出我一身冷汗。原来，他的衣服被岩石上垂下来的刺条挂住了。当我帮老乔扯刺条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肩膀在抖。我们坐在石级上休息一会儿。一关掉电筒，我们就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我们在疑惑和惊惧中说起话来。老乔问：“我们到什么地方了？”我说：“不知道，离金顶大概还早着呢。”老乔说：“那我们还是继续走吧。”他让我走在前面。可能我走快了点，老乔喘气的声音很大，热气哈在我的脖子上。我说：“老乔，还是你走前面吧。”老乔说：



“吃不消了，这一段太陡了，走慢点。”说话间，听到有人喊我们。我和老乔都停下来。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喊我们的声音再次传来。“是老汤他们！”我和老乔叫了起来。接着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左上方，就像在天上一样，有电筒光在闪亮。“哎——”我和老乔同时大叫，拼命摇电筒。接下来的情景是老汤他们接到了我们，场面非常动人。我们都非常亲热，像久别重逢。老乔说：“走夜路太好玩了，你们没有享受到太可惜了。”我也说：“真的，一点也不害怕。”

“跑马溜溜”下鸡山

在金顶我们没有看到日出，我们看到了别样的风景。

夜里睡在一间禅房里，老做走夜路的梦，迷迷糊糊的。被同伴叫起来，直奔楞严塔观日台，冷冽的山风一吹，睡意全消。白色的楞严塔高 40 多米，直立于金顶，曾充当抗日战争时期援华物资飞越驼峰的天然航标。此刻，东方一片灰蒙，层层黑云一直从山谷堆到天上。抬着照相机准备拍日出的人，走来走去在找角度。这里冷得就像一副对联说的那样：数椽不愿居山顶；六月还须坐火边。看看手表，已经六点多了，云雾还睡着，一动不动。六点二十五分，东方出现一线亮色，人们认定那就是日出的地方。可是不一会儿，这亮色不见了。